

# 难以忘怀的老工人文化宫

容琳

宝鸡市工人文化宫最初位于市区经二路与文化路十字东南角，坐南向北。1956年始建，1958年7月对外开放。

大门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楼顶上原是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换成了“工人文化宫”5个醒目的大字。大礼堂由舞台、观众厅、演员化妆室、演员休息室、电影放映室组成。此剧场系一综合性演出场所，演戏兼放映电影。剧场建成后，荀慧生、常香玉等著名演员曾来此献艺。当时宝鸡市一些重要的文艺演出活动、群众性重要会议和报告会都在这里举行。

大礼堂外东西两侧分别是几排砖木结构的瓦房，用作展厅和活动室，常年举办各种展览与文化娱乐活动。院子里栽种了棕榈和其他树木，绿树成荫，环境优雅。长年累月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1958年7月宝鸡市工人文化宫建成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宝鸡人。人们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来到这里，周边县镇的村民也纷纷来此观看电影、休闲娱乐。因为文化

宫有宝鸡市当时唯一的电影院，随时可在文化宫看一场电影或文艺演出。只是要在售票窗口排很长时间的队。当时能在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是一件非常高兴愉快的事情，也是当时一种比较奢侈的享受。除了电影院，文化宫里还有游乐场、游泳馆、溜冰场、露天舞场和碰碰车、乒乓球、台球等设施器材，并经常举办文艺汇演、书画摄影展览、收藏展、擂台赛、游园活动、猜灯谜等活动。文化宫还经常举行篮球、排球、摔跤、象棋、歌咏等比赛。

虽然叫工人文化宫，但她以博大的胸怀迎接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朋友，给大家带来欢乐，提供了展示才艺的天地，满足了各类人求知的欲望。在那40多年的岁月里，她同许多宝鸡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工人文化宫的文化氛围，还吸引了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舞蹈、声乐、歌唱、书法、绘画等。有许多“老宝鸡”，就是从这里学习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走进了音乐、美术、文艺创作、收藏、教育的殿堂。当年宝鸡青边县镇的村民也纷纷来此观看电影、休闲娱乐。因为文化

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只要一提起“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很多群众会露出一脸向往、无比幸福的表情。因为对他们来说，那里是一座精神乐园，文化宫不仅带给他们业余生活的丰富和快乐，还有许多人的爱情就发生在那里。毫不夸张地说，工人文化宫是一个时代、几代人娱乐生活的代名词。

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工人文化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工会组织联系广大职工和社会各界群众的重要载体，也是工会组织贯彻工作方针，维护职工群众精神文化权益的重要平台。在那个时代，工人文化宫以其先进而丰富的文体活动充实着职工群众的业余生活，满足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因而成为最具活力和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她以给社会各界群众提供多项服务而备受城乡居民的好评。为此，工人文化宫也获得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全国首批示范文化宫、全国十佳文化宫等光荣称号，成为不少地市学习的榜样。

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娱乐方式

的多元化，曾承载了几代人业余生活的老工人文化宫，已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和耀眼的光环，在不知不觉中淡出

了职工群众的生活。2006年下半年，宝鸡市工人文化宫被拆除。

现在，宝鸡火车站对面已

经崛起了一座商业建筑。修建在市行政中心的崭新的“宝鸡市工人文化宫”，正在续写着文化宫新的精彩和辉煌！



## 怀念老龙池

范国彬

在岐山县蔡家坡镇西北机器厂北面的土塬上有一眼当地人熟悉的清泉，叫作“老龙池”。这方小小的天地，不知留下了多少西机厂子弟以及当地村庄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

老龙池的泉水分“东龙泉、西龙泉”，东龙泉即老龙池，西龙泉即书房沟龙泉寺边的泉眼。工作以后，我才慢慢听说，“老龙池”所在的地方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一个留守处。抗日战争初期的喜峰口战役，就是由这支部队打响的。

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这里留下了最美的时光。我们这些孩子之所以能找到这里，印象中缘于一位体育老

师的带领。他带着我们爬上大坡，站在坡顶指向南边的秦岭，告诉我们：“看，那就是‘太白积雪六月天’。”这句很美的俗语，就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听说并牢牢印在了我们记忆的深处。

春天的时候，池塘里面鲜嫩的水草开始拔节，可以捞起一串晶莹剔透的青蛙卵，可以捉蝌蚪，时不时也会有一只硕大的癞蛤蟆突然冲出水面，惊得围拢在一起的伙伴们四散奔逃。

崖坡上的麦田也是个的好去处，几个人围一堆，可以聊天，可以发呆，可以放风筝，可以在麦田打滚。有同学会跑来劝说“粒粒皆辛苦”，也有同学反驳说，听家长说这

时候的麦苗就是要踩，踩了长得才更旺盛。

暑假对于那时的我们总是充满无尽的欢乐，不像现在的孩子被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填满。家长们上班一走，伴着广播里传出的“雄伟的西北机器厂矗立在中原大地上”的音乐声，年龄大些的孩子一窝蜂地跑了出来，大操场、灯光球场、俱乐部门口都会成为我们的集结地，晚上我们还会拿出手电筒去树下捉知了，当然还有“老龙池”。

“老龙池”的夏季无论阳光如何耀眼，似乎都不曾有一丝暑热，因为那里有一渠清清的泉水，日复一日以几乎恒定的水量流淌着。拱形的涵洞口凉意习习，其下汇

成一汪清潭。清泉漫溢又形成一道清浅的小溪，环绕着老龙池跟前一处盆地中央的苗圃和菜地。据说，这泉水富硒富锶，水质澄澈甘甜，是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玩法——挖何首乌。老龙池附近一处崖面下，滚落出无数的何首乌，大人们纷纷捡了回来。而那段时期正是《八仙过海》和《新白娘子传奇》上映前后，张果老逮住千年首乌吃了成仙的故事，恰恰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于是，拿上小铲、提兜，要么约上伙伴，要么拽上父亲，一路小跑奔赴崖面下开挖。何首乌藏得很深，并且冒出地面的枝条往往和根茎不在

一条线上，顺着枝条往下挖，会挖出又大又深的土坑，这或许就是人们总说何首乌会跑的原因吧。我们还会去拔大蓟、摘桑叶，说是把这些药材拿回去卖给药店换零花钱，但最终弄回去的何首乌都被父亲泡了酒，而桑叶和大蓟都被当作垃圾一扔了之。慢慢地，新鲜劲儿过去了，也就没有孩子再去挖宝了。

秋天能干的事就比较少了，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老龙池周围的崖底边缘处摘酸枣，把红红的酸枣装满口袋，然后塞进嘴里，眯起眼睛，咀嚼着、品嚼着酸味十足的薄薄的枣皮。美味之后，枣核也是有用的，将圆圆的枣核互相追逐着喷吐了出来。

冬天的时候，孩子们都在等待过年，已经鲜有人去老龙池了。

前些日子，有朋友说要去蔡家坡零胡村农家乐吃饭，几经描述下，地点竟然就在“老龙池”。只是，这里早已没有了记忆中的样子，虽然遗憾，倒也充满回忆的温情。与其让这里依然保持着记忆中的模样，我宁愿看到我的家乡一点点地进步和发展，看到乡亲们一点点地富足。因为那里有我们生命之初的美好，有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记忆，有我们与这片土地早已融为一体魂魄。

越深入这片土地，越会眷恋这方故土，青春能与故乡同成长也是一番幸事了！

## 锅贴

文雪梅

寒冬里，我最想念的就是那香喷喷的锅贴了。

名字起得恰如其分，妥当安稳，猛然听起来有些北方人身上特有的憨厚实在。果不其然，锅贴，是我国北方的一种煎烙夹馅类的小食品，制作精巧，味道可口，很受吃货们的青睐。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都渴望拥有，美食也不例外，在很多城市，似乎都可以寻觅到锅贴的身影。

当然了，我要说的是陕西的锅贴，呈月牙形，长得中规中矩，比较老成，有点像煎饺的孪生姐妹。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就分不清锅贴和煎饺了？其实，这两者的制作方法有着本质区别，煎饺需要先煮后煎，在“煮”字上做足了文章；而锅贴没有煮，能喷油，这是煎饺与锅贴最大的区别。再者，煎饺两面酥黄，口感香脆；锅贴则好几个连在一起，底部呈金黄色，周边

及上部稍软，一副热气腾腾的温暖模样。

相传北宋建隆三年正月，因皇太后丧事刚完，宋太祖赵匡胤心情郁闷，不思茶饭，午后独自在院中散步，忽然一股香气飘来，顿感心情大悦，便寻着香气走到了御膳房，但见御厨正将没煮熟的饺子放在铁锅内煎着吃。赵匡胤几天也没好生进补，此时香味勾起了食欲，就让御厨盛几个尝尝。这一尝不要紧，赵匡胤只觉得脆软香，煞是好吃，一连吃了好几个。问这叫什么名字，御厨一时答不上来，赵匡胤看了看用铁锅煎的饺子就随口说，那就叫锅贴吧。后来，这道锅贴从宫中传到了民间，又经过历代厨师的不断研究和改进，最终成为今天的锅贴了。

大多佳肴烹饪过程都比较复杂，锅贴也是。做锅贴时，对锅是有讲究的，锅要用平底锅。馅料，也如饺子馅，可

## 陈仓荟萃

荤也可素，牛肉、羊肉、海鲜，喜欢吃什么馅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调配。制作时，首先在锅底抹一层油，将锅贴有序摆放整齐，煎时均匀地洒上一些水；盖上锅盖，煎烙两三分钟后，再洒一次水。这样的动作再重复一次后，再淋少许油，过一会儿，厨房里一阵清香扑鼻而来。

刚出锅的锅贴，好几个黏在一起，看着一团和气，尝一个皮又脆又绵，馅又烂又酥，香气扑鼻，让人回味无穷。

想起那年冬天，去西安给母亲看完病，转到西大街，一个叫海荣锅贴馆的店铺让我眼前一亮。店内装修古朴典雅，墙上挂的画更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幽静，看着店里挤满的客人，我才知道，这是西安一家很有名气的老牌锅贴馆，味道就不用说了。

点餐后，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将一盘沁人心脾的牛肉

韭黄馅的锅贴端来了。看着金灿灿的锅贴，让人垂涎三尺。我迫不及待来了一个先让母亲尝尝，要知道那些天，母亲的胃口一直不怎么好，吃什么都不觉得香。可是，母亲吃完后，笑了笑告诉我：“好吃，你快尝尝！”果不其然，我一口咬下去，满嘴香，酥脆又松软，蘸着汁更是鲜美溢口。我和母亲品尝着美味的锅贴，喝着清香的八宝粥，温暖又惬意，满满的幸福感荡漾在心头。后来，母亲痊愈离开西安时，她还念念不忘锅贴。

锅贴普通而凡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美食，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是冬日餐桌上的美味之一。

大雪飘飞的冬日，和亲人围坐一起，抛却生活的烦恼和纠结，吃一顿清香可口的锅贴，倾听父母讲着那些过往的事情，一种莫名的温暖涌上心头。

